

萧红全集

第一卷

萧红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丛书名：现代名家名作全集

作者：萧红

出版社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ISBN：7-5387-1419-7/1247

出版日期：2000年1月

定价：168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第 一 卷

生死场	(1)
呼兰河传	(94)

马 伯 乐

第一部	(272)
第二部	(419)

第 二 卷

跋 涉

春 曲	(533)
王阿嫂的死	(534)
广告副手	(544)
小黑狗	(555)
看风筝	(559)



夜 风	(565)
-----------	-------

商 市 街

欧罗巴旅馆	(575)
雪 天	(579)
他去追求职业	(582)
家庭教师	(584)
来 客	(589)
提篮者	(591)
饿	(594)
搬 家	(599)
最末的一块木料	(603)
黑“列巴”和白盐	(605)
度 日	(607)
飞 雪	(609)
他的上唇挂霜了	(612)
当 铺	(615)
借	(617)
买皮帽	(620)
广告员的梦想	(622)
新 识	(628)
“牵牛房”	(631)
十元钞票	(633)
同命运的小鱼	(636)
几个欢快的日子	(640)
女教师	(644)
春意挂上了树梢	(647)



小偷、车夫和老头	(650)
公 园	(652)
夏 夜	(655)
家庭教师是强盗	(659)
册 子	(661)
剧 团	(665)
白面孔	(668)
又是冬天	(670)
门前的黑影	(673)
决 意	(676)
一个南方的姑娘	(677)
生 人	(680)
又是春天	(681)
患 病	(683)
十三天	(686)
拍卖家具	(688)
最后的一个星期	(690)

桥

小 六	(693)
烦扰的一日	(697)
桥	(702)
夏 夜	(715)
过 夜	(718)
破落之街	(723)
访 问	(726)
离 去	(732)
索菲亚的愁苦	(735)



蹲在洋车上	(742)
初 冬	(748)
三个无聊人	(751)
手	(755)

牛 车 上

牛车上	(772)
家族以外的人	(783)
红的果园	(819)
孤独的生活	(822)
王四的故事	(825)

旷野的呼喊

黄 河	(830)
朦胧的期待	(842)
旷野的呼喊	(851)
逃 难	(878)
山 下	(886)
莲花池	(913)
孩子的讲演	(941)

萧 红 散 文

鲁迅先生记（一）	(948)
鲁迅先生记（二）	(950)
回忆鲁迅先生	(955)
一条铁路底完成	(991)
牙粉医病法	(997)
滑 竿	(1001)



林小二	(1005)
放火者	(1009)
长安寺	(1014)

萧红自集诗稿

可纪念的枫叶	(1017)
偶然想起	(1018)
静	(1019)
栽 花	(1020)
公 园	(1021)
春 曲 (一)	(1022)
春 曲 (二)	(1022)
春 曲 (三)	(1023)
春 曲 (四)	(1023)
春 曲 (五)	(1024)
春 曲 (六)	(1024)
苦 杯	(1025)
沙 粒	(1029)
拜 墓	(1045)
一粒土泥	(1047)

第 三 卷

集 外 集

诗 歌	
幻 觉	(1051)



八月天	(1055)
小 说	
腿上的绷带	(1057)
太太与西瓜	(1064)
两个青蛙	(1066)
哑老人	(1070)
叶 子	(1077)
清晨的马路上	(1081)
渺茫中	(1086)
患难中	(1088)
出 嫁	(1091)
麦 场	(1094)
马房之夜	(1096)
亚 丽	(1104)
汾河的圆月	(1108)
花 狗	(1112)
后花园	(1115)
北中国	(1137)
小城三月	(1161)
红玻璃的故事	(1185)
散 文	
弃 儿	(1198)
中秋节	(1215)
镀金的学说	(1218)
祖父死了的时候	(1225)
海外的悲悼 (略)	(1229)
女子装饰的心理	(1230)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	(1233)
感情的碎片	(1235)
失眠之夜	(1237)



两个朋友	(1241)
来 信	(1248)
天空的点缀	(1250)
火线外 (二章)	(1253)
一九二九底愚昧	(1258)
《大地的女儿》与《动乱时代》	(1265)
无 题	(1271)
记鹿地夫妇	(1275)
寄东北流亡者	(1285)
我之读世界语	(1288)
致×先生	(1290)
茶食店	(1293)
《大地的女儿 ——史沫特烈作》	(1296)
骨架与灵魂	(1297)
“九一八”致弟弟书	(1298)
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	(1303)
记我们的导师——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	(1306)
鲁迅先生生活散记	(1312)
鲁迅先生生活忆略	(1316)
书 信	
致萧军	(1329)
异 国	(1333)
致黄源	(1379)
致白朗	(1380)
致黄岗	(1381)
萧红发言、谈话录	
戏 剧	
民族魂鲁迅	(1413)
突 击	(1432)



生 死 场

一 麦 场

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。

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，被榆树荫打成荫片。走在大道中，象是走进一个动荡遮天的大伞。

山羊嘴嚼榆树皮，粘沫从山羊的胡子流延着。被刮起的这些粘沫，仿佛是胰子的泡沫，又象粗重浮游着的丝条；粘沫挂满羊腿。榆树显然是生了疮疖，榆树带着偌大的疤痕。山羊却睡在荫中，白囊一样的肚皮起起落落……

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。在草帽的盖伏下，象是一棵大形的菌类。捕蝴蝶吗？捉蚱虫吗？小孩在正午的太阳下。

很短时间以内，跌脚的农夫也出现在菜田里。一片白菜的颜色有些相近山羊的颜色。

毗连着菜田的南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。小孩钻入高粱之群里，许多穗子被撞着，在头顶打坠下来。有时也打在脸上。叶子们交结着响，有时刺痛着皮肤。那里绿色的甜味的世界，显然凉爽一些。时间不久，小孩子争斗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。立刻太阳烧着他的头发，机灵的他把帽子扣起来。高空的蓝天，遮覆住菜田上跳跃着的太阳，没有一块行云。一株柳条的短枝，小孩挟在腋下，走



路时他的两腿膝盖远远的分开，两只脚尖向里勾着，勾得腿在抱着个盆样。跌脚的农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，他远远地完全用喉音在问着：“罗圈腿，唉呀！……不能找到？”

这个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征着他。他说：“没有。”

菜田的边道，小小的地盘，绣着野菜。经过这条短道，前面就是二里半的房窝，他家门前种着一株杨树，杨树翻摆着自己的叶子。每日二里半走在杨树下，总是听一听杨树的叶子怎样响，看一看杨树的叶子怎样摆动；杨树每天这样……他也每天停脚。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，什么他都忘记，只见跌脚跌得更深了！每一步象在踏下一个坑去。

土屋周围，树条编做成墙，杨树一半荫影洒落到院中；麻面婆在荫影中洗濯衣裳。正午田圃间只留着寂静，惟有蝴蝶们为着花，远近的翩飞，不怕太阳烧毁它们的翅膀。一切都回藏起来，一只狗也寻着有荫的地方睡了！虫子们也回藏不鸣！

汗水在麻面婆的脸上，如珠如豆，渐渐侵着每个麻痕而下流。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，她生不出磷膀来，只有印就的麻痕。

两只蝴蝶飞戏着闪过麻面婆，她用湿的手把飞着的蝴蝶打下来，一个落到盆中溺死了！她的身子向前继续伏动，汗流到嘴了，她舐尝一点盐的味，汗流到眼睛的时候，那是非常辣，她急切用湿手揩拭一下，但仍不停的洗濯。她的眼睛好象哭过一样，揉擦出脏污可笑的圈子，若远看一点，那正合乎戏台上的丑角；眼睛大得那样可怕，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，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。

土房的窗子，门，望去那和洞一样。麻面婆踏进门，



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，可是在炕上，她抓到了日影，但是不能拿起，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晕花了！好象在光明中忽然走进灭了灯的夜。她休息下来。感到非常凉爽。过了一会，在席子下面她抽出一条自己的裤子。她用裤子抹着头上的汗，一面走向树荫放着盆的地方，她把裤子也浸进泥浆去。

裤子在盆中大概还没有洗完，可是挂到篱墙上了！也许已经洗完？麻面婆做事是一件跟紧一件，有必要时，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别的。

邻屋的烟囱，浓烟冲出，被风吹散着，布满全院。烟迷着她的眼睛了！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，慌张着心弦，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，她贴了满手的茅草，就那样，她烧饭，她的手从来不用清水洗过。她家的烟囱也走着烟了。过了一会，她又出来取柴，茅草在手中，一半拖在地面，另一半在围裙下，她是摇拥挤着走。头发飘了满脸，那样，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！母熊带着草类进洞。

浓烟遮住太阳，院中一霎幽暗，在空中烟和云似的。

篱墙上的衣裳在滴水滴，蒸着污浊的气。整个村庄在火中窒息。午间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！

“他妈的，给人家偷着走了吧？”

二里半跌脚厉害的时候，都是把屁股向后面斜着，跌出一定的角度来。他去拍一拍山羊睡觉的草棚，可是羊在哪里？

“他妈的，谁偷了羊……混帐种子！”

麻面婆听着丈夫骂，她走出来凹着眼睛：“饭晚啦吗？看你不回来，我就洗些个衣裳。”

让麻面婆说话，就象让猪说话一样，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，她总是发着猪声。



“唉呀！羊丢了！我骂你那个傻老婆干什么？”

听说羊丢了，她去扬翻柴堆，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。但，那在冬天，羊为着取暖。她没有想一想，六月天气，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。她翻着，她没有想。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，她丈夫想止住她，问她什么理由，她始终不说。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，为着从这奇迹，今后要人看重她，表明她不傻，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，于是象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！手在扒着发间的草秆，她坐下来。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，她意外的对自己失望。

过了一会，邻人们在太阳底下四面出发，四面寻羊；麻面婆的饭锅冒着气，但，她也跟在后面。

二里半走出家门不远，遇见罗圈腿，孩子说：“爸爸，我饿！”

二里半说：“回家去吃饭吧！”

可是二里半转身时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后面。

“你这老婆，来干什么？领他回家去吃饭。”

他说着不停地向前跌走。

黄色的，近黄色的麦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。远看来麦地使人悲伤。在麦地尽端，井边什么人在汲水。二里半一只手遮在眉上，东西眺望，他忽然决定到那井的地方，在井沿看下去，什么也没有，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试，什么也没有。最后，绞上水桶，他伏身到井边喝水，水在喉中有声，象是马在喝。

老王婆在门前草场上休息。

“麦子打得怎么样啦？我的羊丢了！”

二里半青色的面孔为了丢羊更青色了！



“咩……咩……”羊叫？不是羊叫，寻羊的人叫。

林荫一排砖车经过，车夫们哗闹着。山羊的午睡醒转过来，它迷茫着用犄角在周身剔毛。为着树叶绿色的反映，山羊变成浅黄。卖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。那一排砖车扬起浪般的灰尘，从林荫走上进城的大道。

山羊寂寞着，山羊完成了它的午睡，完成了它的树皮餐，而归家去了。山羊没有归家，它经过每棵高树，也听遍了每张叶子的刷鸣，山羊也要进城吗？它奔向进城的大道。

“咩……咩”羊叫？不是羊叫，寻羊的人叫。二里半比别人叫出来更大声，那不象是羊叫，象是一条牛了！

最后，二里半和地邻动打，那样，他的帽子，象断了线的风筝，飘摇着下降，从他头上飘摇到远处。

“你踏碎了俺的白菜！——你……你……”

那个红脸长人，象是魔王一样，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晕花起来，他去抽拔身边的一棵小树；小树无由的被害了，那家的女人出来，送出一只搅酱缸的耙子，耙子滴着酱。

他看见耙子来了，拔着一棵小树跑回家去，草帽是那般孤独的丢在井边，草帽他不知戴过了多少年头。

二里半骂着妻子：“混蛋，谁吃你的焦饭！”

他的面孔和马脸一样长。麻面婆惊惶着，带着愚蠢的举动，她知道山羊一定没能寻到。

过了一会，她到饭盆那里哭了！“我的……羊，我一天一天喂，喂……大的，我抚摸着长起来的！”

麻面婆的性情不会抱怨。她一遇到不快时，或是丈夫骂了她，或是邻人与她拌嘴，就连小孩子们扰烦她时，她都是象一摊蜡消融下来。她的性情不好反抗，不好争斗，她的心象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，她的心永远象一块衰弱的



白棉。她哭抽着，任意走到外面把晒干的衣裳搭进来，但她绝对没有心思注意到羊。

可是会旅行的山羊在草棚不断的搔痒，弄得板房的门扇快要掉落下来，门扇摔摆的响着。

下午了，二里半仍在炕上坐着。

“妈的，羊丢了就丢了吧！留着它不是好兆相。”

但是妻子不晓得养羊会有什么不好的兆相，她说：“哼！那么白白地丢了？我一会去找，我想一定在高粱地里。”

“你还去找？你别找啦！丢就丢了吧！”

“我能找到它呢！”

“唉呀，找羊会出别的事哩！”

他脑中回旋着挨打的时候：——草帽象断了线的风筝飘摇着下落，酱耙子滴着酱。快抓住小树，快抓住小树。……二里半心中翻着这不好的兆相。

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事。她朝向高粱地去了。蝴蝶和别的虫子热闹着，田地上有人工作了。她不和田上的妇女们搭话，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，她象微点的爬虫在那里。阳光比正午钝了些，虫鸣渐多了，渐飞渐多了！

老王婆工作剩余的时间，尽是述说她无穷的命运。她的牙齿为着述说常常切得发响，那样她表示她的愤恨和潜怒。在星光下，她的脸纹绿了些，眼睛发青，她的眼睛是大的圆形。有时她讲到兴奋的话句，她发着嘎而没有曲折的直声。邻居的孩子们会说她是一头“猫头鹰”，她常常为着小孩子们说她“猫头鹰”而愤激：她想自己怎么会成个那样的怪物呢？象啐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，她开始吐痰。

孩子们的妈妈打了他们，孩子跑到一边去哭了！这时



王婆她该终止她的讲说，她从窗洞爬进屋去过夜。但有时她并不注意孩子们哭，她不听见似地，她仍说着那一年麦子好，她多买了一条牛，牛又生了小牛，小牛后来又怎样，……她的讲话总是有起有落；关于一条牛，她能有无量的言词：牛是什么颜色，每天要吃多少水草，甚至要说到牛睡觉是怎样的姿势。

但是今夜院中一个讨厌的孩子也没有。王婆领着两个邻妇，坐在一条喂猪的槽子上，她们的故事便流水一般地在夜空里延展开。

天空一些云忙走，月亮陷进云围时，云和烟样，和煤山样，快要燃烧似地。再过一会，月亮埋进云山，四面听不见蛙鸣；只是萤虫闪闪着。

屋里，象是洞里，响起鼾声来，布遍了的声波旋走了满院。天边小的闪光不住的在闪合。王婆的故事对比着天空的云：“……一个孩子三岁了，我把她摔死了，要小孩子我会成了个废物。……那天早晨……我想一想！……是早晨，我把她坐在草堆上，我去喂牛；草堆是在房后。等我想起孩子来，我跑去抱她，我看见草堆上没有孩子；我看见草堆下有铁犁的时候，我知道，这是恶兆，偏偏孩子跌在铁犁一起，我以为她还活着呀！等我抱起来的时候……啊呀！”

一条闪光裂开来，看得清王婆是一个兴奋的幽灵。全麦田，高粱地，菜圃，都在闪光下出现。妇人们被惶惑着，象是有什么冷的东西，扑向她们的脸去。闪光一过，王婆的话声又连续下去：

“……啊呀！……我把她丢到草堆上，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！她的小手颤颤着，血在冒着气从鼻子流出，从嘴也流出，好象喉管被切断了。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；



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。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，我什么都看过。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，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，我就去拿着钩子，也许用那个掘菜的刀子，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。孩子死，不算一回事，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？我会嚎叫吧？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，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。以后麦子收成很好，麦子是我割倒的，在场上一粒一粒我把麦子拾起来，就是那年我整个秋天没有停脚，没讲闲话，象连口气也没得喘似的，冬天就来了！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，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！到冬天我的背曲得有些厉害，在手里拿着大的麦粒。可是，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！……到那时候，我好象忽然才想起我的小钟。”

王婆推一推邻妇，荡一荡头：“我的孩子小名叫小钟呀！……我接连着熬苦了几夜没能睡，什么麦啦？从那时起，我连麦粒也不怎样看重了！就是如今，我也不把什么看重。那时我才二十几岁。”

闪光相连起来，能言的幽灵默默坐在闪光中。邻妇互望着，感到有些寒冷。

狗在麦场张狂着咬过来，多云的夜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。忽然一道闪光，看见黄狗卷着尾巴向二里半叫去，闪光一过，黄狗又回到麦堆，草茎折动出细微的声音。

“三哥不在家里？”

“他睡着哩！”王婆又回到她的默默中，她的答话象是从一个空瓶子或是从什么空的东西发出。猪槽上她一个人化石一般地留着。

“三哥！你又和三嫂闹嘴吗？你常常和她闹嘴，那会败坏了平安的日子的。”